

浙江文学丛书

圣者的脚印

徐开垒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圣者的脚印

I267 / 485

之 江 文 学 丛 书

圣者的脚印

徐 开 奎

浙 江 文 艺 出 版 社

封面设计 张妙夫
责任编辑 费淑芬

圣者的脚印

徐开奎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武林路125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边)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印张6.625插页3字数125700 印数00,001—5,000·

1984年11月第1版 1984年1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317·65 定 价：0.56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本集子编进了徐开垒同志的二十四篇散文。这些文章主要是记述他受鲁迅、巴金、叶圣陶、冰心等近二十位作家的作品影响，以及和他们中一部分人的过从情况。字里行间，洋溢着对这些前辈作家的崇敬之情。内容生动具体，可以帮助读者了解前辈作家的风仪；文字朴素优美，叙事状人，娓娓动听，具有散文艺术的特色。

目 录

圣者的脚印.....	1
——读鲁迅散文的回忆.....	
前辈和老师.....	6
——记巴金.....	
“挥洒雄健犹往昔”.....	14
——巴金的1956年和1978年.....	
长者风仪.....	24
——叶圣陶和他的几封信.....	
在文艺大地上耕耘六十年.....	34
——记冰心.....	
我的“最后一课”老师.....	45
——怀念王统照.....	
堂毁人亡金石在.....	54
——子恺和他的散文.....	
艺术的磨炼和劫难.....	68
——追怀沈尹默.....	
舞台背后.....	78
——曹禺的《王昭君》在演出中.....	

“孤岛”文学的主要阵地	88
——回忆柯灵主编的《世纪风》	
梅花村夜谈	103
——访欧阳山	
“滴尽了油的板鸭”	108
——回忆魏金枝	
难忘的会见	114
——纪念肖殷	
未付邮的书简	121
——傅雷谈他的工作	
沉痛的追忆	125
——陆蠡是怎样被害的	
对新生一代的关切与爱护	129
——纪念高尔基逝世二十周年	
动物世界的创造者	133
——周轻鼎的故事	
画海民族情	149
——全山石在新疆	
散文，诗的邻居	168
——赵丽宏散文集《生命草》序	
山河变色的岁月	173
——《笼里》后记	
岁月冲淡不了我对她的怀念	178
——我和我的宁波故乡	

散文随想·····	188
——我和散文	
“写周围熟悉的平凡劳动者”·····	195
——关于《雕塑家传奇》的后话	
跋·····	203

圣者的脚印

——读鲁迅散文的回忆

中国知识分子回想到少年读书时期，总难免谈及鲁迅先生的作品。这不仅因为鲁迅作品一直作为范文，收在中学教科书内；更由于鲁迅的不少作品，确实蕴含着一种无可比拟的力量，它长时期抓住每一个读者的心灵，使人永生难忘。

我在小学读书时，一直读文言文。到了初中，才接触“五四”以来的文学作品。那是在三十年代中期，大概一九三五年吧，抗日战争还没有开始，鲁迅先生还活着，他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正如火如荼，我的浙东故乡——宁波，虽然远离上海，但有宁绍轮船隔天来回沪甬两地，交通很方便，书报来到比一般内地快得多，这就给浙东青少年，特别是象我那样家在宁波城内的，以有呼吸新鲜空气的机会。我考进初中一年级，象刘老老进大观园一样，闯入新文学领域里，虽然什么都不懂，却又什么都喜欢。鲁迅的威望，加强了我读鲁迅作品的要求。但说实话，根据

我当时的水平，对鲁迅的杂文还不能很好理解，而他的散文和小说，则是十分吸引我的。

鲁迅的作品，有许多是以浙东农村为背景的，这些对我来说，都非常熟悉。不要说祥林嫂、阿Q、闰土，一展眼，就可以发现原来他们就生活在我的周围；就是讲“长毛”故事的长妈妈，三味书屋里的“先生”，以及放风筝的小兄弟，好象也在眼前。有些作品即使不是写我们浙东故乡的，人物似乎也能在生活中找到。国文教科书里的《藤野先生》，它所写的人物，我觉得教我们上这一课的老师，就有他的影子。我们这个老师，宽厚、朴实、不露在外表的热情，一如藤野先生。“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将走的前几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给我一张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惜别’，还说希望将我的也送他。”鲁迅这样的描写，似乎正对着我那个老师一样。由此，我习惯于从文学作品中，找寻我的熟人；我发觉在鲁迅作品里，我的熟人最多。也由此，我在实际生活中加深了对人的认识，因为鲁迅作品是以鲁迅的思想来刻划人的灵魂的。

那一年暑假，我通读了《野草》和《朝花夕拾》。我记得那时我家从大门通向院子（我们叫它“明堂”），有一条通道，通道的转弯处有一道门，门上写着“会客处”，是我祖父接待客人的地方，但因为三面通风，冬天很冷，所以这道门只在夏季开放。每到暑期，我和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就一早就坐在这里读书写字，因为这里既明亮又风

凉。那时，我囫囵吞枣似的，看了不少书，鲁迅作品中的一些人物，正是在这个时候，一一映进我的眼帘，深入我心坎里的。我家是大族，人多，保姆也多，我总感到在我的四周，有阿长，有祥林嫂，也许还有吴妈。家中有个保姆，人很勤劳，也很和气，但就是整天愁眉不展，郁郁寡欢。我起初不懂，也不曾想到有什么原因，使她有这样的性格，读了《祝福》，便不免逐渐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在这个保姆身上找到了祥林嫂的影子。有时听她谈起身世，却原来也是个有个孩子的寡妇，景况竟与书中人物没有什么根本的差别。这就启发我举目看我们浙东山区的妇女，想到她们几千百年来共同的命运。

我感到鲁迅作品所描写的人物，最容易在我的周围找到，这原因除了因为我是浙东人，最能体会浙东风物人情之外，恐怕还由于鲁迅作品本身有一个很大的特点，这就是篇幅虽短，容量却大，它给人以巨大的联想余地。文章的功力大概就在这点上。特别是他的散文，内容是含蓄的，感情是蕴藏的，语言是幽默的。正是由于这三个因素（含蓄、蕴藏、幽默），它给读者以无限的再创造的机会。它很少把话说尽讲绝，使读者在阅读之后，仍能各按自己的生活经历，驱遣想象，对作品人物形象的塑造，进行补充，使之更为亲切，更为丰满。

比如他写长妈妈，虽然不止一篇作品提到过她，但是总的说来，不过几句白描。《阿长与山海经》算是正面描写长妈妈的了，也只讲了几件细事，但不知怎样，一个行动

粗野、没有文化、却又心地善良的旧社会劳动妇女，几十年来，一直活在我的记忆中。象罗丹雕塑人物像，或列宾画《讨饭的女孩》的眼睛一样，鲁迅在这篇散文中，极其干练地选择了三个细节，来刻划这个人物从旧社会带来的三个坏习惯：第一，是欢喜切切察察，向人们低声絮说些什么事；第二，是睡相难看；第三，是平时讲究许多规矩，特别是到了过年时，更要孩子按着她的规矩说话、行事。这三个细节，鲁迅都只用了几百字的描写，篇幅节省，形象鲜明，非常典型地概括了长妈妈的粗野、愚昧与对孩子的专横。所有这些，鲁迅并没有为她辩护，却使读者知道那些缺点分明都应由社会对她负责。虽然鲁迅在文章中一开始就表示并不喜欢这个女工，有时甚至很厌恶她，却在最后通过另一件事，写出了长妈妈纯朴的内心，与对孩子的热情。这就是当她了解到鲁迅对绘图的《山海经》念念不忘，她有一天终于“穿着新的蓝布衫回来了，一见面，就将一包书递给我，高兴地说道：——‘哥儿，有画儿的《三哼经》，我给你买来了！’我似乎遇着了一个霹雳，全身都震悚起来；赶紧去接过来，打开纸包，是四本小小的书，略略一翻，人面的兽，九头的蛇，……果然都在内。”

鲁迅的散文，人物形象鲜明，用字却不多，这就既发人深思，又给人以极大的想象的余地。这也许正是现在许多散文家所不及的地方。

我不敢说鲁迅的散文是我写文章的启蒙老师，但我确

实在通读了他的《野草》和《朝花夕拾》之后，很自然地在我的周围寻找普通劳动者的形象。就在一九三六年，上海开明书店《新少年》半月刊举办“小人物访问记”征文，我写了我的第一篇文章：《两个泥水匠》。在这篇征文发表的时候，正是一九三六年十月下旬，这一期《新少年》以最快速度，刊登了哀悼鲁迅先生逝世的专文，并在封面上登出了鲁迅先生的头像和他的遗体照片。回想起来，这些已是将近半个世纪前的事情了。偶检旧物，发现这本第二卷第八期《新少年》，纸质已经发黄，但四十多年前在宁波效实中学读初中二年级时，捧读这本刊物，无限激动，又无限悲痛的情景，至今仍在眼前。一九七九年秋天，我去北京，向叶圣陶先生提起这件事，他希望我把这本刊物带给他看。同年十月，第四届全国文代会召开，我再一次去北京，就把这期《新少年》带给他看。他看后，说他确是这本刊物的四个编辑之一，至于这一期稿件的具体经手人是谁，已记不清了。但是当年鲁迅先生去世，上海出版界通过纪念鲁迅先生所兴起的救亡运动，轰轰烈烈的情景，仍是历历在目的。

1983年5月20日

前辈和老师

——记巴金

这几年来，我经常收到一些读者来信，告诉我许多我所不曾听到过的事情，这些事情有些是很使人难过的，有些则使人兴奋，感到高兴；还禁不住联想起许多往事。

大概是一九七九年春天吧。有个读者从四川的一个小县城寄了一封信来，告诉我：由于我们按照他的要求，把他的信转给了作家巴金，巴金为了满足他的要求，特地从上海书店里替他买了一本书，亲自上邮局把书挂号寄给了他。这个读者对巴金感谢的心情是无可言喻的。他的信对我们别无要求，他纯粹出于激动，出于要把他的感谢心情向我们诉说，就写了这么一封信给我们。

我完全理解这个读者的一字一句，因为三十多年前，我也有过类似这个读者的经历。那是在一九五二年二月，当时我也还是个青年，在上海《文汇报》写了一篇文章，追述作家陆蠡在抗战时期被日本法西斯侵略者杀害的事实。不久，陆蠡家乡的民政部门来了信，要求我提供更多的资

料，以便追认陆蠡为烈士，以应陆蠡家属的要求。我没有办法，只好写信求助于巴金。信发出后，我担心巴金能不能及时复我，不料仅仅相隔一天的时间，他的回信就来了，不仅热情地介绍了陆蠡的情况，并提供了解放前他写的有关陆蠡的文章资料。我立即把他的信和这些资料转了去，我相信它们对陆蠡的家属将是一个强有力的支持。

巴金同志为读者服务是一贯忠诚的。解放前，他曾因一个青年的来信，与靳以等人一起去杭州，营救一个被拐骗的青年出险。解放后，他虽不再担任具体的编辑工作，但当读者有信给他，他总是认真处理这些事情。我曾多次接到他转来的这些群众来稿，凡有可取的，他总是附信热情介绍。曾有一些青年，由于这种鼓励而在文学写作上有了更多的努力，成为文坛新人。

一九七七年五月，我征得报社新任领导同意，到巴金家里，请他写停笔十年后的第一篇作品，因为当时我恢复报纸副刊主编职务不久，很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同时，我也知道他的威望将有助于受“四人帮”糟蹋不堪的报纸生命的复苏。起初，巴金不大愿意，也一时想不出用什么方式来写好，后来我说：“那么多年不见你的讯息，读者多么想念你，你就用写信的形式，写一篇吧。”他终于答应了。这就是发表在这一年五月廿五日的《一封信》。大家知道当时粉碎“四人帮”才半年零一个月，“四人帮”虽然在政治上垮台，但他们长期留在一部分人头脑中的假象还没有完全去掉，我们的文坛也还趋于沉寂，巴金同志的这

一篇散文，他那长期受压抑的对“四人帮”的愤怒之情，一如山洪暴发，猛烈地冲击着敌人在十年“大批判”中为读者设下的各种阻碍思想前进的破烂防御。这是全国作家对“四人帮”的第一声血泪控诉，显出巴金在反击敌人中的大无畏精神。顷刻之间，如地动山摇，大批读者来信涌向编辑部，丢开读者写给编辑部的信不说，单是由我经手转给他的直接寄他的信，就有三百多封。这决不是一般的读者来信，也不是一般的慰问信。它们有的情文并茂，长达万言，向他倾诉了十年中的痛苦遭遇，有的发自肺腑，字字血泪，告诉他由于读了他的小说，几年来被整得几乎家破人亡；有的真心诚意，情辞恳切，说自己懂几个国家的语言，今后愿多方面提供资料，做他翻译工作上的助手……这些当然是反映了群众对十年动乱的愤激之情，但巴金作为他们的信任者，他的名字和他的文章，显然给予了读者以巨大的鼓舞。这些读者来信，不仅感情真挚，而且大都文字流利，内容充实，它所反映出来的群众感情，其广度与深度，是我几十年文学编辑工作中所不曾遇到过的。

巴金本来对读者的来信就十分重视，总是亲自动手，认真处理它们。这次数量惊人，除了我转给他的几百封信之外，还有他在自己家中收到的，和作家协会转给他的一部分。所以他虽然都仔细看了，但即使他每天不睡觉，不吃饭，不工作，也无法一一处理答复，更何况当时他还有许多其他任务。可是他还是选择重点，一封一封的答复了。

那时巴金不过七十三岁，他对我说：“我的身体很好，没有慢性病，写到八十岁，我是有把握的。”他对自己的坚定信心，也正是读者的福音。他多次在文章中说过：“我把心交给读者”。因此，读者也把心交给了他。

巴金不但为广大读者群众所热爱，还为他的朋友们所十分敬重。他以他的高尚情操赢得了可贵的友情。这在他的《一封信》发表后所激起的他的老朋友们的感情里可以见到。巴金的一些老朋友，以为巴金早就被迫害去世了，有的以为他在十年中受到这样大的打击，再也不会写什么文章了，现在一读到他的作品，就立刻写了信来。这些信所表达的写信人欢愉雀跃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何其芳就是其中一个。他表示受到鼓舞，告诉巴金他准备多学一种外文，并请巴金为他找寻一本外文书。叶圣陶从北京寄来一首诗，赠给巴金：

请君文，莫计篇，交不浅，五十年。
平时未必常晤叙，十载契阔心怅然。
今春《文汇》刊书翰，识与不识众口传。
挥洒雄健犹往昔，蜂蜜于君何有焉。
社云古稀今日壮，位看新作涌如泉。

这首诗由叶老寄我后，我们本来准备独立成篇，把它发表；并已拼入副刊大样，临时因故没有能够刊出，这显然不仅是我个人的遗憾。

总之，巴金的《一封信》，在当时影响确是很大的。多年来，我们只强调了短篇小说如《班主任》与《伤痕》等在文学战线上所起的冲击禁区的作用，其实散文《一封信》比短篇小说发表早得多。目前似乎存在着一种倾向，这就是过分贬低散文领域里这几年来的成绩，看来是不够实事求是的。当然，我们的散文今后能不能在创作思想、方法上有一些新的探求，这还是值得研究的。

巴金受到读者这样爱戴，和朋友们这样的尊敬，而他从不高人一等，骄傲自大，更不“一阔脸就变”。他总是把自己放在普通作家的位置上。一九七九年秋天，我们为报纸组织庆祝国庆三十周年文章，我曾打算写一篇《三访巴金》。因为一九五六年冬天，和一九七八年春天，我曾两次写过巴金访问记，但都没有畅所欲言，想趁此机会，再写一篇以补不足，却没有得到他的同意。他说一个作家没有新作，老是在报纸新闻版上见到名字，发表谈话，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而我提出我准备去北京访问曹禺，因为当时曹禺有新的剧作《王昭君》问世。巴金听了，表示支持。但我临行时，听我们报社的驻京记者说，曹禺不大肯接近记者，而且最近正准备出国，恐怕忙不过来。这样，我只好请也是我的前辈和老师柯灵写了封介绍信，并为了保证此行胜利完成任务，又请巴金在柯灵信后附笔，请曹禺在出国之前务必和我有一次谈话。我到了北京，信送曹禺看了，果然得到他的很大帮助，不但关在他的房间里给了我两个半天的谈话，还给我送来戏票，看了他的新